

京報副刊

第四三三號

一九二六年三月九日

伏爾先生請你注意一下，我們所說的報，乃指定期的而言。你千萬勿誤會，以為我從未定過過半份報，便把這話當作證據，將我借給你看的那巴黎出版的「新世紀」，據為己有呢？

十部書以前，神而明之，對於中國書，已經一簡直是不……」。苟我是個頑固黨，而無新書或舊書，即可以謂我是個嗜史前古的盲虫，用不着新舊書。假若我非新非舊，又非世之新

永不打開，不打開，那有什麼必要。而認做這議員為騙騙國民云云，我充國民代表，無益於國民，就是誑騙國民。那是我的真話，用着什麼懷疑？ (未完)

羅丹的作品——殘碎

韓 啟

十九世紀下半期乃科學萬能的時代，唯物論因之大昌，而勝來神秘思想亦幾乎潛蹤立足之地；人皆以為一切神秘，出於自然，而自然不過物質，解物質者，唯科學可能。所以當時人皆情熱於科學的研究，自然的探求，希望由此明白自然，自然既明，則受一切不可知的沮負的所謂「神」，亦不難迎刃而解。詩人希阿杜爾維彭威爾(Teodor de Bille, 1831-1891)說得好：

這再不是一種虛恭有禮的決鬥，這是一種嚴重緊急的戰爭，他(十九世紀的人)應支承着以抵抗水常的伊普斯(Ipsus)，萬物之母的神名，(源出埃及)；他再不願僅僅將她的種種面幕揭起，他願將牠們扯碎，將牠們永久的消滅，而投開了牠的衰弱的神後，至少自己既擁有不動的自然，因他覺得這些神

從他重續產出，與更新播種於廣漠虛空天空的寥廓與繁星所懷爛開放的神秘花園。

這可見當時人追求自然的狂想渴望。然而科學愈進步，人智愈發達，而自然之秘，人生之謎，益發不可解；所謂一小神秘去，一更大的神秘來，佇立於無邊神秘之洋海上的人們，瞻未經的前途之茫茫，見既過的後路之短促，頻頻搔首，無所適從。終於歸到自身，根究這種欲望，這種過火的起源，乃知這隨人頹天性而俱來，既不知治療之法，即知，又不願治；於是乃絕望厭世，雖戕賊自身而不惜。所以這時代的人，無不現出一種深細滿急的悲觀意思；因為，因苦痛而求幸福，苦痛淺，因求幸福而得苦痛，苦痛深，况乎明知幸福不可求，外力的引誘，內心的推動，使自己不得不入彀，不得不入此敗人之窠，則苦痛又豈有涯？

然而，物極必反，物質主義最盛之期，亦即其就衰之日，所以至十九世紀末期，理想主義漸露頭角，而神秘思想亦如死灰復燃，雖然熱誠，象徵派詩人是其例。且即當時最物質的大師，其所表現的思想實最神秘，因為他們既

達物質主義的極點，從這個極點外望，見四圍無非是不可測知與不可思議的神秘東西；但他們又不肯認，只向原路追求，這就是他們所以現出極端苦悶的緣故。

惟這種十九世紀的思潮的述說，不能在此詳敘；我們且引詩人毛利斯 C. Moret (1831-1891) 的話。他謂羅丹的時代有三種事物推動人的心志的，那三種呢？一，對於「死去事物」(One of Moret) 的一種沒有經自承的怨悔；二，一種不可壓抑的欲求，這種欲求在重發見某種穩固與堅定的出發點。由此可以再從事於生活的爭勝的，三，純粹與長在的本體，強迫我們尋求幸福，而又使我們這樣相信我們可於幸福是虛無的。

從方便起見，普通分基督教美術與異教美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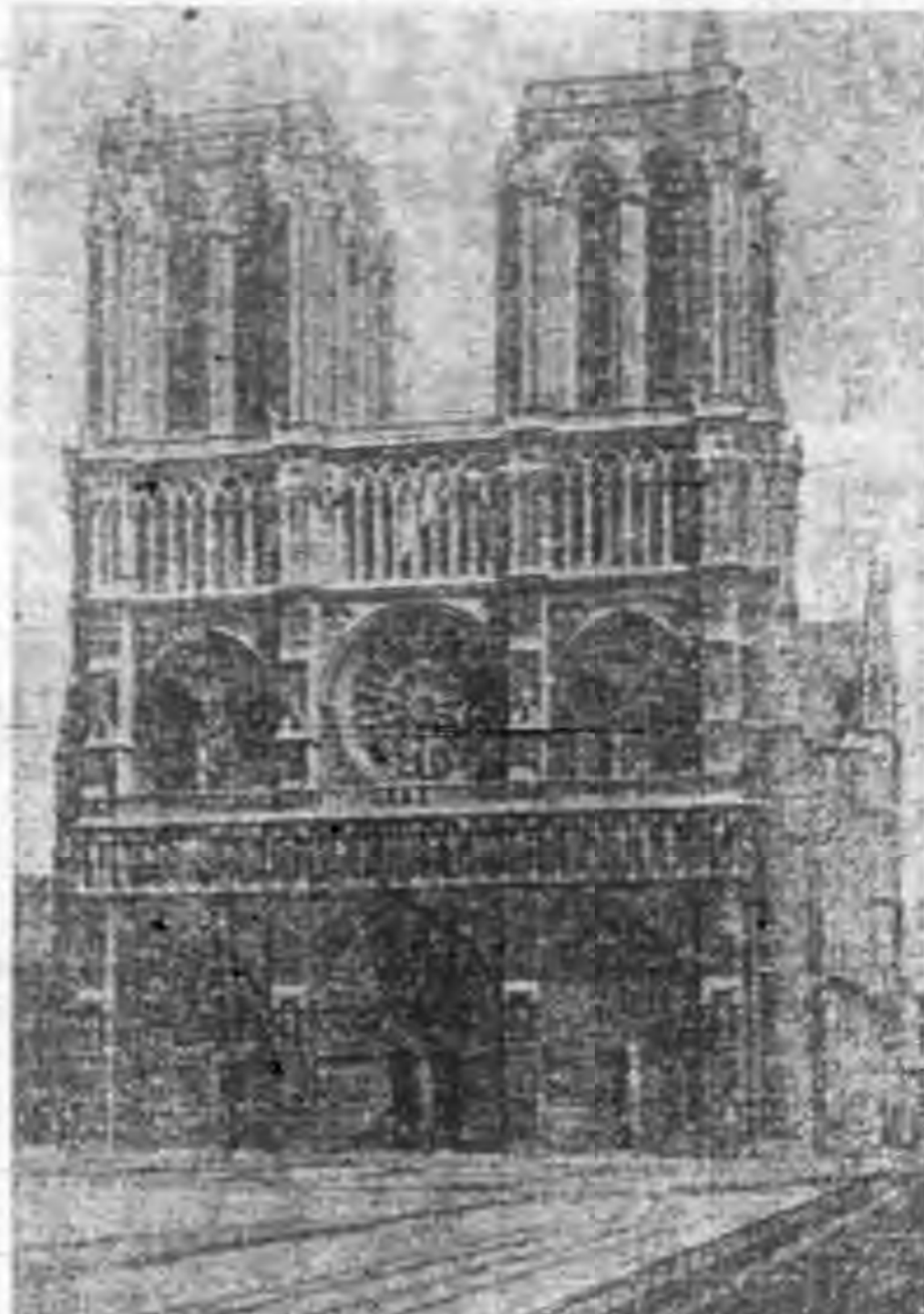
羅丹的作品——殘碎(一)	韓 啟
讀馬寅初博士和佛萊瑟君辯論	彭學沛
游離(八)	長 虹
心頭的哀怨	劉 惠
互惠條約也是日人的把戲	田 迷
馬君武整頓號房	少 寬
新中國柱石只有三人	金滿成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已於上月底截止現正在統計中本月內發表

而兩種：異教美術以希臘的雕刻與建築為主源，皆表現人的，個性的，理智的，肉感的，快樂的，光明的……基督教美術以羅馬式與高爾式的教堂為正幹，則進表出神的，團體的，情感的，精神的，沉鬱的，黑暗的……文藝復興乃異教思想的復興，即說希臘思想的重生，亦無不可。這種復興是基督教專橫的反動；所以自此以後，一切思想的進展，無不與宗教生衝突，亦無不以宗教為集矢之的。宗教的形式，迷信，禁令，自然破除，而附麗於牠的美術亦隨之而埋沒，而受人的唾棄。

基督教美術有羅馬的與高爾的建築兩種：且置羅馬的不談，單論高爾的。高爾式的大教堂起源於法國西；從二三世紀的地下的神廟，當時雖基督教甚嚴，教徒皆於地下室崇拜上帝一化出，歷經千餘年的精鍊，這種美而遂臻完美。而為我們今日在法國各地所看見的大教堂。大抵最完美的大教堂皆建造於十二三世紀，這時代的高爾美術實達最高點；此後遂漸就衰。經文藝復興的打擊，不特無人過問，而且有主張剷除者。十七，十八世紀的著名文人與學者，亦多以此類為廢物，無存在之價值。至大革命時，遂實行拆毀，受其犧牲者不少，即未全毀，多是殘缺不完。

巴黎的聖母廟



人心終覺彷彿不安。經三四百年的神奇進步，科學的功能大著，個人主義的發達亦趨極端，但同時露出種種缺點，而不可一世，唯我獨尊之概，尤足令人疑惑。於是有浪漫派起，放縱一次悶雷，神秘思想乃蠢然而思助。至科學極盛，個人主義隨處皆是，的十九世紀下半期，許

，要相同，即人物亦要如古代的，至風景則非意大利的不盡；一種頑固守舊之態，令人難堪。自浪漫派的畫家起，縱橫馳突，不顧所謂規律，只以活着的感情，生命為主，此風遂衰。至印象派，則直相反對，全不講究組織，僅取自然的一角或人體的一段，用光線與大氣，表

多偉大藝術家與學者遂堅決的回向中世紀，時表示其讚歎之意。則中世紀的主要美術品，高爾式的大教堂，為人所研究，所讚美，亦自意中事。

近代數百年來的美術界，皆遵奉文藝復興的大師，絲毫不敢有所踰越，不特點線，顏色

出深深的神秘，而使人由此窺見全宇宙。從次，中世紀的主幹美術，高爾式的大教堂，乃重見天日於近世。

高爾式的大教堂何以得復興？一因牠的印象主義：牠是最重的，光影最能表出神秘性，而宗教立足點則在不可知；又光影最能印入感官，有一種時刻變換，使人不可摸捉的奇異效力；所以高爾式的大教堂的原理，完全與印象派畫家的原理相同。且高爾式的大教堂的重光線與空氣，在科學上又得證明，即印象派畫家之重科學的研究亦同此。二因牠是法蘭西的「傳習」(Tradition)；這種建築乃法國的特有美術，近代國家主義發達，民族性的覺悟，追求，亦甚強烈，所以這種國魂所寄的寶藏，遂不覺深入於法蘭西人士

新女性三月號

魯迅 性的比，例和兩性關係
樹 姻與江性交
中 欵君周建人
文賢 山五十二冊
郵費一元五角在內

每冊一角 五分全年
五十二冊 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時事短評
一，還不趕緊收回海關管理權嗎
二，對於稅務司封鎖廣州港口的幾句話
三，對待判新
四，離奇的慶郵令

語錄

無花的蔷薇
漢譯古事記神代卷(2)
馬建忠上李樹章書

魯迅 復明

性的比，例和兩性關係
樹 姻與江性交
中 欵君周建人
文賢 山五十二冊
郵費一元五角在內

每冊一角 五分全年
五十二冊 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時事短評
一，還不趕緊收回海關管理權嗎
二，對於稅務司封鎖廣州港口的幾句話
三，對待判新
四，離奇的慶郵令

二期

仍在上海南京路二九五，三月廿六號
改為上海南京路三德里。(二)本刊目
十三期起改由創造社出版部印行凡欲預
定及代售者請直接出版部。
定價每冊五分

元。精印本實價六元(只贈十部，賣完
爲限)
代賣處 上海羣益書社 北京 景山書社
巴黎美文書店 北京 北新書社
北大出版部

價發售以便學者書來不多欲
經售處 齊內老君堂七九號餘宅
翠花胡同七新書局
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的心中；況又特別的「美」，而可與古代的相
頡抗者在：這就是這種運動所以起在當時的法
蘭西的緣故。更有象徵派詩人的推波助瀾，波
特萊爾既有美世紀的詩，至維廉尼(P. Verlaine 1844-1896)，更爲熱烈的歌讚，這種
運動遂因印象派爲十九世紀下半期的美術界的主
潮。

(以上附大段都是西文，譯文又略
的大略，詳細各有專書多種可看，所以只能
如此的簡略。)(未完)

馬寅初博士和佛萊

瑟君辯論

彭學沛

我於批評之前，十分注意開除感情的興奮
，力求冷靜的考察。

兩位的基本不同的見解是：馬博士說，「
不平等條約一日不取消，中國的糾紛一日不解
決，中國的國事一日不能納於軌道。」佛君則
說：「條約要平等，治外法權要取消，似非先
整理中國國事，使之秩然有條不可。」

佛君那種意見，並不使我驚奇，因爲在
中國的外國人中，十個就有九個是那樣主張
的。一方面馬博士的意見，固然如馬博士所說

，是代表大部分中國人的意見，但他方面佛君
的意見，我可以替佛君聲明，也是代表大部分
在中國的外國人的意見。於是這問題的重要，
實是提神醒目。

首先我們就讓一步試試。我們試試承認：
中國的紛亂和外國人之得到不平等條約，有五
相爲因互相爲果的關係罷。我們試試承認因爲
有了不平等條約，中國所以難以整理，因爲中
國不能整理，所以外國人得保守不平等條約，
我們試試承認這兩層有如卵生雞雞生卵的關係
罷。

「攻擊者最善之防禦」。佛君一流外國人
的思想，似乎是爲辯護不平等條約起見，先向
中國本身下一攻擊，使中國狼狽之餘，倉皇招
認出我上面所說的讓步。推原他們的心跡，似
乎也不是那樣一味的攻擊，不過他們想我們招
認出那種因果關係，想我這他五百元的價，所
以開口一千元。那我們暫且不管。

那末，如果中國紛亂和外國人的不平等條
約，有因果關係。公平的辦法，一定是：在中
國方面，應當立地去整理起來，馬上去整理起
來，而在外國方面，亦應當立地把不平等條約
廢棄起來，馬上廢棄起來。無論把那個關頭斷
了，便不成連環鎖。

於是我們看中國已經決心着手整理了沒有

呢？中國的整理潮流，自戊戌庚子政變，便已
公開，到辛亥革命，更奔放肆大，民國以來的
紛亂，自明眼人看來，當然知道即是整理，十
五年來戰爭的根源，不外是整理運動。

而外國方面呢？外國在那裡給了我們決心
廢棄不平等條約的證明呢？華府會議的結論，
畢竟不是和佛君的議論差不多嗎？外國人到今
還不是板着面孔說：「你們先去整理，整理好
了再說」嗎？

這好比奧國的批准華府會議的八時間工作
協約。奧國批准那協約，以環繞奧國的鄰國全體
批准爲條件。那末非環繞奧國的國家，德國，
匈牙利，羅馬尼亞等等全體批准了，奧國不能
批准。倘若羅馬尼亞也說：非我的四圍的國家
全體批准了，我不能批准。這推下去，非等
到俄羅斯，波斯，中國，都批准了不可，非等
到不丹尼泊爾及非洲的小人國 Hottentot 都
批准了不可，那是不可可能的。並且即全世界萬
國都願意批准，若奧國，羅馬尼亞，小人國，
大家都三掛三議，您先請，您先請，那又怎麼
辦呢？

而且怎麼才算整理，怎麼才算秩然有
序呢？法國欠了米國的債，米國主張暫時定下
一定的年額，數年之內叫法國暫照那年額償還
，後來再看法國的償還力，再來酌加年額。法

國對此種極力反對，說：法國將來不能受米國
的裁判監督。關於這種當然的平等條約
，關於這種土耳其遜羅派所帶了的治外法權
，難道中國這應當受外國的裁判監督嗎？

佛君主張，外國人在中國的特權，不是搜
搜所致，實是情勢使然。我們平心而論，其中
不無一部分的真實。可惜這種理由，只能辯護
一小部分的特權，不能辯護大部分的特權。例
如因了厘卡的濫設，厘稅的無一定稅則，所以
發生子口稅辦法，所以子口稅還多少可以辯護
，雖然中國商人因此被外商壓迫。然而那些片
面的條約規定呢？那可不能說是外國人爲保護
自己利益起見，不得不保守的。例如中日商約
第四款傳規定日本人民得在我國內有居住通商
往來之自由享受最惠國待遇，而中國人民之在
日本者並未言及，第九款片面的規定日本進出
口貨之關稅禁止及納稅須照最惠國條款待遇。
又例如天津條約第十六款說：英國人民有犯事
者皆由英國懲辦，中國人欺凌擾害英民，皆由
中國地方官自行懲辦；兩國交涉事件彼此均須
會同公平審斷以昭允當。這規定領事裁判權
，侵害中國主權，但在外人方面，還可以說中
國法律不完全，法庭組織不完備，多少可以自
己辯護。然而實際上華洋訟案，都歸會審，並
且裁判上種種不公平，其弊害實不在中國不完

全法律所生弊害之下。又如馬博士所舉的米國
審判員報告中所述：「民訟或刑事案件，無論
外國人是原告或被告，均經外國審判官依據外
國法律裁決」，這些事例，如何說明呢？

照上看來，佛君的命題，只有一小部分，
可以辯護，而其大部分，實不能成立。
反過來，看馬博士的主張。馬博士指摘庚
子之役，各國勒索巨額賠款，斷中國利源，
至今中國財政，尙受束縛。那是事實，不是理
論。其次指摘洋商私販軍火，助長內亂，並且
舉了許多例證，那也是事實。以及其他條約中
的片面的不平等的規定，那都是事實。若不能
否認這些事實，似乎再沒有議論的餘地。中國
的財政，既落在外人手裡。中國的內亂，既受
外國的助長，陷於循環律。中國的工商業，既
受不平等條約的壓迫，不能抬頭。試問如何整
理，如何整頓得秩然有序？

於是我誠懇地友誼地向各友邦國民說句話
。中國應當整理，應當廓清宿弊，那是中國人
早已決心的，十五年來打得落花流水，無非是
整理廓清的奮鬥，佛萊瑟君若是明眼人，當然
看得清白。中國人一面等着自己奮鬥的結果，
一面等着外國人放棄那些不平等條約，除去整
理中國的最大障礙。他方面友邦的國民，若還
想固執那些不合理不平等的條約，那是時代錯

誤的思想。保守時代錯誤思想的努力，是徒勞
無益的呵！ 十五，三，七。

游離 (續) 長虹

小火立在我的身傍，
我悶坐在我的膝上。

我親愛的淡花呵，
你在想着什麼？

你要知我的語言嗎，
請問你自己的煙！

我想起今天在街上遇見的少年詩人。他在
太原像是埋在塵土底下似的，沒有人能看見他
。所以他病了，我第一次見他時他正生着病。
他那樣年輕，却有那樣豐富的詩意，然而
人們是並不知道驚異。

我正站在街頭讀他的詩，回頭時，他正站
在我的身傍，於是我們都笑了。他是時常在守
候着他的詩的，我那時想。

「你的病好了嗎？」
「好些了。」
他回去了。他的父親管束他很嚴，這是尤
其不適於詩人的呵！

政治生活 第六十八期目錄

是國民革命勝利的開始還是反動勢力宰制的復
來？(大通) 國民速起反抗英帝國主義的復
狂(康敏)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的國民
革命(康敏) 關於代表大會中一及平會的主張

許維賢代編 北京政局
張冰 京報

李長野 虹

(三月十日出版)

本報自五十三期起大加革新每星期改
了 在星期二出版茲為優待讀者起見並不
加價格總發行所北京法大孤軍社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京內外各大坊書有代售

本報自五十三期起大加革新每星期改
了 在星期二出版茲為優待讀者起見並不
加價格總發行所北京法大孤軍社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本報自五十三期起大加革新每星期改
了 在星期二出版茲為優待讀者起見並不
加價格總發行所北京法大孤軍社

我已找過他兩次，他連一次也不找我，詩
人大抵都是那樣驕傲的嗎？

也許我要同時水別了，好幾月來我沒有詩
的情緒了。現在充滿了我的生命的，只是些，
金錢，旅行，戰爭。

把我的希望，搬移在那些小孩子們身上，
他們是純潔的生物呵！

我想找Y回來，我一個人坐得太悶，而且
顯然是坐在別人的家裡，所以連什麼都寫不出
來。我到什麼地方找他去呢？

沒有人時，我嫌孤寂，同朋友們對談時，
我却想像着一個寂寞的地方。

出去找朋友嗎？我同人能談的話，都不
是我要談的話。只有對着我的筆頭時，我纔能
做出一些我的肺腑，雖然那已是十分地隔膜
了！

但今天是一個不適於寫的日子，所以筆頭
顯得很笨，唯只能呆着頭停在我的手中。因此
，我又想起船桿來，我立刻便想起身走，好像
一走之下便一切都得到似的。

走！走！我走了。但是，我只是走進飯館
子去了！

★
我回過頭時，他正站在我的身傍，他強制

着他的笑容。今天他顯得很美麗，他像得到了
什麼秘密的快樂似的。他是總會了他的愛人出
來的嗎？他有沒有愛人，他的詩是那樣的凄咽，
絕望，他一定是一個孤獨者。一個十七歲的少
年，他已經熱中於愛，而又頹喪於無愛了。也
許這便是時代的進化，我在十一年前時，我只
知道痛恨我的新結婚的夫人。

那時，站在我身傍的，正是一首詩，牠有
薔薇一般鮮豔的顏色。當微風從那裡經過時，
牠歡喜地呈現出牠那含着朝露的笑容。祝這朵
花在詩人的心裏永遠開放着吧！

也許我已經做過一首好詩了，在我回到太
原之後。到明年春天來的時候，我願意看見一
個更好的春天。於是，我所信為是真理與經驗
都盡了話的那個「担心些，那是一個幻想呵！
」的教條，我不願再把它重述說了。

這是一個死的國，這裏是沒有可愛的！有
能夠保持住他的高尚的心的人，那是如何希有
地可貴的可！

我所希望的，大概只有一種人可以做到，
那便是一個真的詩人。

★
我懷疑我是中了邪，我的生活完全是無意
識的衝動。我時刻要想，我酷愛動作，我一切
都走的是乖僻的路徑，這些都是中邪的證據。

我所有時也想，也未嘗不可和緩一些下來，
一切還不永久是這樣？但我終覺着只要那樣一
想，我已成爲墮落了。

或者我的父親的計畫對的，當我十五歲的
時候，便住了法政學校，現在我不可像他似的
做那小康生活的承審員。但我現在如想幹一件
每月八十元的差事，也並不是辦不到的事。只
是我自己要派定我受苦。

我的施捨，在人們都認爲多事，都像不幫
要這些。而我偏要強自寬慰，我是爲着那些未
來的人們。他們不會同樣地認我爲多事嗎？

我的伯父常抱怨我：沒有能夠把家庭弄成
一縣的首戶，這是他出自心底的抱怨，我小時
他反常地愛我，我所報答他的是如何的巨創！
我現在如能給家庭賺回一百元錢去，我的
母親的病也許會突然好了，但我却把這些時間
用在那無用的行動和討人厭的文字上了！

我也不難叫我的夫人傾心向我，她做我的
一個完全的奴隸，她享受那無上的奴隸的幸福
，但我給與她的，却只是苦命。

我的生活是這樣：犧牲自己，而且犧牲別
人，而且犧牲的正是那些畜我如聰慧的獵犬或
尊我爲慈善的天神的人。

其餘的人，是需要我的力量，拒絕我的思
想，正如K所說的，但我因思想太多之故，我

六九

的力量反而減少了。我因此覺得對不住人，而且我有時竟想全殺掉他們。

力量嗎？力量只剩這些了！P叫道：暗殺呵！P叫道：暗殺呵！我也有時想道：暗殺呵！

我從失眠的牀上起來的時候，我只能寫這麼一些東西。

★

接到從北京新來的幾封信，一致催我回北京。我也久已想走了。京漢車，正太車，兩頭都開不到石莊，我不可以像郵件似的，在兵的監視中起一程早嗎？

或者，住在太原，住在井陘，都一樣。

P和H在望着我回去，P的是慘苦的微笑，H的是真的嗚咽。我的心在微笑着，在嗚咽着，在——我不暇理會在怎麼着。

北京是一個陳腐和債務編織成的囚籠，但那裡失陷着我的朋友。我能够不自願地回到囚籠中去嗎？

親愛的弟弟們！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排解你們的寂寞，分享你們的痛苦！

這世界是個什麼勞什子，打碎牠呵！

我大概是命定了，我要保持着堅忍去安心於那迅速的工作了。眼前的一切，請你們棄我而去吧！

(未完)

心頭的哀怨

劉惠

清幽的月夜，

我獨自徘徊，徘徊於清溪傍邊。

潺潺的流水，

洗去了我心頭的哀怨。

我彷彿如一隻游魚，

幽閑地在碧波裏蕩漾。

呵！一灣流水罷了，

竟使我忘乎天上人間！

★

涼爽的清晨，

我獨自流連，流連於松林之間。

琤琮的「風之琴」，

帶去了我心頭的哀怨。

我彷彿如一隻鶯哥，

豪放地在樂園裏歌唱。

呵！一帶松林罷了，

竟使我忘乎天上人間！

一九二六，二，二十八，北京。

互惠條約也是日人的把戲

日本人的把戲裏得太多了，我們時常聽見一些中日親善的口頭禪，和維持東亞和平的慣調，話裡面却埋伏着吮人精血的長蛇，割人死命的毒藥；偏遇着中華有這種鼎鼎大名的賣國

家，不察底蘊，甘心把利權奉送。

最近看見報上，日人又要把戲了，多麼好聽的互「惠」條約，竟開中日平等條約的先例，我想日本人怎麼就肯訂呢？

果然！把條約內容一看，原來是這們會事，原來是拿中國的原料給大日本生財的把戲。

我們知道，要想國內實業發達，必定先要有原料和銷路。在帝國主義的國家內，那一國的原料讓他輸出，那一國不是極力向海外榨取原料並擴充貨物的銷路。

我們看看中日互惠條約的兩方所提出的貨物，中國提出的盡是原料，尤其是生鐵大豆，是最好的肥料和原質，要想發達農工業，這種物質部能讓他輸出麼。至於日本方面提出的都是製造品，換言之，就是賺錢的東西。從此可知這種條約，就是送他經濟侵略的條約，不止是偏惠，簡直是偏害。但是日本人的把戲手中，還給他穿上一個互惠的袍子，以為百目的華人，那兒能看見裏面。

總之，我國的工業幼稚極了，簡直沒有什麼製造品輸出，就是訂立一個真正的互惠條約，結果也是偏惠，中華民國，不能得一點利益。對於這一點，我很希望外交當局，什麼互惠條約都是不訂的好，多訂多送權利。

田連渠於居禮學院。

無抵抗主義者(沫若)到底誰共誰的產(洪石)斥(國家主義與新文藝)哀歌(王獨清)我的

劉復著

漢語字聲實驗錄(法文本)

羣經平議

實價三元

諸子平議

實價二元二角

不在內歐美南洋再加郵費八角
 總經售處北新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

毒婦兩什午
 麼是「神交」後
 女的三個時
 心時代
 仲季倪慨武
 志文士昭
 持仁宙北翠京
 景山新花經
 山東書局同
 書社街

來件：寫寄朋友們
 通信處：北大第一院猛進社
 大學第一院猛進社
 報費：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函購郵費二分
 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馬君武整頓號房

少東

有一位先生說：「學實業或技術科學的人，周身好似蒙了層薄膜一般，耳目口鼻等感官往往異常遲鈍，外面的現像與刺激，差不多不會起什麼反應！」說起來真也慚愧，這位先生把我和所知道的都說中了！

或者馬君武先生就乘我和我所知道的正患耳目口鼻等感官異常遲鈍的時候，被一羣「勞工」歡迎來當端王府大學校長的。馬先生游覽若千國，奔走幾何年，對於這一着，應該看得清楚，計畫得周密。「勞工」耳目口鼻等感官遲鈍的病有時會好，對於昔日歡迎的勾當，會有「今是而昨非」的可能。如為作官而費辦教育計，要得不出下列二途：一，以一部分之精神與時間去參政，起草，當閣員，同時以相等一部分之精神與時間，辦理校務，整頓工大。二，設法令昔日歡迎的「勞工」，依然患耳目口鼻等感官遲鈍病而不起。以上二途，擇其一，可以安然長眠，校長與閣員合夥！不然，逐漸捉襟見肘，難免露出馬蹄。拋棄了革命工作，跑到北京來作官的馬君武先生，當然官慾有點高。酸臭苦貧的「勞工」，當然不能引他老先生入閣後的注意，所以捨途一不走，走途二，因為途二比途一徹底又根本些呢！治耳日口鼻等感官遲鈍病的藥物，大概除

某刊某篇，而刺激劇烈醒人耳目最迅速的，要數着報紙股外的某刊某篇。而這種某刊某篇的經手人，是馬先生治下的號房，所以馬先生為「勞工」耳目口鼻等感官遲鈍病起見，整頓號房了。現在北京各學校號房代售的某刊某篇，有語絲，莽原，國魂，醒獅，現代評論，民生週刊，嚮導，政治生活，新青年，……等等。語絲莽原，典雅永雋；國魂，醒獅，鼓吹愛國；現代評論，只說閒話；好像宣傳治人昏瞶的民生週刊又多日子不見；馬先生只好垂青嚮導，政治生活及新青年等了！我們看着這幾種刊物有點驚心觸目，興起青年，擾人好夢的異味，馬先生因此而禁售耶？不過馬先生天天坐汽車忙，未必有暇看他們的內容；如果只聞其名而禁售之，我又何必多說呢！在任司法的時候，新聞界都稱讚馬先生毅然廢除束縛人民言論自由的出版法，然而這種代人越俎選擇讀物的辦法，也是先生創人之所未創，但是他倒沒介紹給我們一種刊物，不是沒功夫？便是寓介紹於禁了！同在司法任內，先生能一面廢除出版法，一面禁止嚮導，政治生活（一月十七八），先生何矛盾乃爾？問起來，便答言：「怕我們學校被宣傳共產的名！」呀！不過我讀的那幾期，不見得說什麼「共」說什麼「產」；馬先生看的那幾本是宣傳「共產」嗎？不！

不！馬先生決不層層看哪！那末，我既不是共產黨，或者被嚮導，政治生活所迷了。馬先生快指示我出此迷津罷！話又說回來，馬先生是以什麼資格來禁止出售；以校長，大學學生關於讀刊物，似乎不必勞駕；以司法總長，法律手續既不完備，還有老而猶健（？）的段執政呢？司法總長榮歸後，請您休息一刻，照應照顧日形凋弊的工業大學罷！官得做，晚節也得顧，聽說要代章老虎受過，不禁惋惜，嗚呼！工業大學的前途暗！

新中國柱石只有三人

金滿成

（記者附按：新中國柱石選舉的結果快發表了，發表前後，再選登幾篇說明。）

- （一）張競生先生，
- （二）梅蘭芳先生，
- （三）賽金花女士。

請千萬不要以為我在開玩笑，我選這三個是費了三個月思索的。既然如此，可想而知我的理由十分充足。聽我一一道來。

理由一（事實上可能）。

有許多人選的人，雖然不無片面的理由，但事實上辦不到的太多。（比如一個人選了會琦，又選了陳獨秀；我請問他們如何合作？）至於我選的三個人都在北京，而且是容易請出

山的。第一，張競生先生不用說了，他是我的老師，又是我的朋友，他往的什刹海河北河沿十八號是我一個禮拜之內至少要去一趟的。我只要化十五個子兒的車費，立時便可以到了他家。只要我一說請他出來作「柱石」，他立時就會答應；何況我與他的配角一個又是代表男性「美」，一個又是代表女性「美」的呢？第二，聽孫伏園先生說賽金花女士還在，而且他看見過；要採訪她，當然容易了。第三，大名鼎鼎的梅蘭芳先生，雖然聽說要八百塊一場纔出馬；但我若以「大學畢業生會跑過一趟外國」(還可以冒稱博士)的名義去請他，而且又是請他出來任「柱石」，我想不至於就碰釘子罷。

理由二(他們的偉大)。

第一先說賽金花女士。(這裏的秩序依年紀而定的。)看過孽海花或聽過清末遺民講天朝故事的人，誰不知道這一位同洋人睡在皇太后床上的她是一個絕頂的才女？不是她，現在北京有沒有還是一個「？」。假如歷史上的功績便可以決定人格的話，這三大「柱石」之一，非她而誰！第二張競生先生，一部審美叢書纔出到十分之二，已轟動了中國的思想界。其偉大蓋可想見。這裏實在用不着我多說了。第三，梅蘭芳先生，他的藝術！阿！為大學教授

向誇講的藝術呀！你們假如不信他可以為「柱石」的話，請你費一番大功夫，在北京各家各人去打聽打聽，到底對於梅「氏」的喊「好！」的人多還是喊「倒好！」的人多，這你就佩服我的眼光不錯了。

理由三(他們可以使人民享幸福)。

「國以民為本，故為政者，在能使人民享幸福；苟能使人民享幸福，則不問其為政者之為誰也，吾亦必以聖賢之名加之……」這幾句似通不通的中學生的作文，正是為政之道。若然，我這的這三個人，便可以使人享幸福，而且是「真」幸福。誰在無聊的時候，看了所謂會模模寫寫的賽金花而不解悶的？誰不因看梅氏而神往呢？你要在冬天無聊麼？張先生告訴你「泔水消遣法」。你要在房中無聊麼？張先生告訴你「描寫性生活的消遣法」。你要在春天無聊麼？張先生告訴你「壯遊的消遣法」。總之，你所解決不了的問題，張先生便可以設法替你解決。這「柱石」不讀他讀誰？

理由四(新中國的情態)。

新中國就是理想的中國。那麼，張先生的「美的社會組織法」已言之詳矣！第一，人生觀是美的。為要達此美的人生觀的觀，換句話說，如要使國中男女老幼，都得到一種相當的安慰，精神肉體都要快樂，所以非有兩個模範

人物出來引導不可。那麼，我的代表男性美的梅君和代表女性美的賽金花，當然成了。那時候，梅君坐在男子之宮，賽女士坐在女子之宮；張先生呢就運籌帷幄了。這豈止是男女平權的實施，抑且是男女合作的成效。自政府以下一切家庭都如此。每年春天，集合成無窮數的男女男女大旅行，大跳舞，大歡樂一次。(詳情參看美的社會組織法。)這樣豈止那有中國辦的羅素要重來我們中國觀光，即令路易十四還在，亦將捨他 Versailles 的華麗的宮殿來作我們的平民了。

理由五(附加的說明一)。

我敢担保此三人者實無黨派的色彩。

理由六(附加的說明二)。

除此三人而外，還可以副選的，便是：(一)作「駁駁駁」時之魯迅，(二)未入晨報作記者前之徐志摩。(但還是勉強湊合，因為除此而外沒有甚麼人了。)

因為這兩個個人(注意，不是他全人格，是條件下的，見前)可以為太平盛世的點綴。象徵些說，就是「柱石」上的花紋。

伏園先生：

縱使我這東西是開玩笑的罷，但這玩笑或許還可以得到最少數的閱者的原諒和同情；所以我希望你副刊上除一席空地把牠登出來。至少，這可以證明平民中有這樣心理的一個人阿！祝以輯安。滿成再拜，二月四日。

(黃冰台的又及)我在他家內住的時候，從未見過他定閱一份報，尋遍全屋子，也找不到一本什麼新舊書。不值錢的古董確多，凡讀與所來的文件，永沒見他打開看過，毋怪

要知那全份的將來古董，是完全非定閱的，當在例外呢？嘻嘻！嘻嘻！我這全屋子也尋不到一本什麼新舊書嗎？新書呢！我要是個頑固黨，自然不配有。舊書呢！我要是個

舊書，乃黃冰台所謂之新舊書。那就無疑無二，直謂王爺不識字讀書。如此而已。那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至議院文件，永不見我打開，我於上文已經說過。我是個墮而且肯的議員，